

Angle

賈寶玉是跨性別的女同性戀者？

鄭宗弦 /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國小教師

楊奕成 / 國立臺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

前言

關於《紅樓夢》中男主角賈寶玉的性別研究，日本學者合山究《紅樓夢新解：一部「性別認同障礙者」的烏托邦小說》認為賈寶玉有「性別認同障礙」，也就是心理性別無法認同自己的身體性別而產生矛盾衝突。但現今已有「多元性別平等」的觀念，我們將藉此深入去探討賈寶玉內心的性別世界，尋找他更適當的歸屬與定位。

一、賈寶玉愛紅

古典中國「紅色」作為「女性」的象徵之一，究其原型可能來自女性的「經血」。在《紅樓夢》裡「紅」字與「賈寶玉」多所連結：

第三回寫他跟賈母同住時，把屋子命名為「絳芸軒」，絳即是紅的意思。

第十九回寫他過年時前往襲人家作客，回來後便問襲人：「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？」批書人脂硯齋評：「若見過女兒之後沒有一段文字，便不是寶玉，亦非《石頭記》矣。」可見「紅」總是特別引起他的注意。

第十九回寫襲人勸他從今以後不可再調脂弄粉，也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，還要改掉愛「紅」的毛病，否則老爺會生氣。

第二十三回寫他住進大觀園的怡「紅」院，人稱怡「紅」公子。

身為男性的賈寶玉如此喜好「紅色」（女性），如果只是愛戀眾多女生，這在一夫多妻的古代是毫無疑問的，但他卻因愛吃「紅」遭到代表父權的父親所排斥，可見「愛紅」並非單純指愛戀眾多女生。

「吃」在心理上是具有滿足需要、卸除壓力與得到快樂的功能。賈寶玉愛吃「紅」，正隱喻著想讓「女人」成為自己身體的部分或全部，而離苦得樂。

二、性別角色衝突

第二回寫賈寶玉週歲時抓周，一概不取，「伸手只把些脂粉、釵環抓來」，惹得父親賈政氣得罵說：「將來不過酒色之徒。」抓周是預測男嬰未來職業所辦的遊戲，必然安排秤、筆、印、算盤等男性用品，不可能放入脂粉、釵環等女性用品。作者刻意藉由抓周做為表現「性別角色衝突」的起點。

接著，第九回寫賈寶玉準備上學時，告訴林黛玉：「那胭脂膏也等我來再製。」

第二十回寫賈寶玉拿了梳子為麝月梳髮，且刮搔著頭皮。批書人脂硯齋見賈寶玉如此嫻熟這等事，便評：「金閨細事，如此寫。」

第四十四回寫賈寶玉為平兒理妝時，熟練的用玉簪花棒兒的白粉為平兒化妝，又幫她用熨斗燙衣服、洗絹子，儼然是個擅於打理婦容的賢慧女人。

賈寶玉熱衷的都是傳統意象中女人閨中之事。這點亦可見諸第十五回寫秦可卿出殯，王熙鳳因為記掛著賈寶玉，怕他在郊外縱性撒野，不聽家人的話，故笑道：「好兄弟，你是個尊貴人，女孩兒一樣的人品，別學他們猴在馬上。下來，咱們姐兒兩個坐車，豈不好？」批書人脂硯齋評：「非此一句，寶玉必然不依。阿鳳真好才情。」

第十八回寫元妃省親，賈政等男人都隔著簾子（性別樊籬的象徵）晉見元妃，唯有賈寶玉例外。元妃讓賈寶玉跨過這道樊籬，熱切的要他快進來坐在身旁，撫著他的頸子。這不同於對待男性的方式，足見元妃把賈寶玉當成女人看待。

第二十三回也是，元春回宮後，為不辜負大觀園的美景，決定命那些能詩會賦的姐妹們進去住，故脂硯齋評大觀園是「安諸艷」的地方；但元春「又想到寶玉自幼在姐妹叢中長大，不比別的兄弟，若不命他進去，只怕他冷清了，一時不大暢快，未免賈母、王夫人愁慮，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。」可見在王熙鳳和元春心目中，早已將寶玉視同女性符碼看待。

第四十一回寫劉姥姥醉臥怡紅院，醒來後問襲人這是哪個小姐的房間，怎會那樣精緻，就像天宮裡一樣，襲人笑回是賈寶玉的，劉姥姥一聽不敢作聲；但她必然納悶，男孩的房間怎麼布置得那麼女性化，牆上還有一幅美人圖呢？這說明他的生活環境也是以女性觀點來布置。

第四十三回寫賈寶玉私祭金釧兒時，茗烟對著受祭的亡魂說：「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，和你們一處相伴，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。」批書人脂硯齋直接點明：「補出寶玉直似一個守禮待嫁的女兒一般，其素日脂香粉氣不待寫而全現出矣。今看此回，直欲將

Angle

寶玉當作一個極輕俊羞怯的女兒看……」又評：「這方是作者深意。」連身為男孩的書僮，也能體會到寶玉的內心世界。

賈寶玉身為男性，理當用功讀書求取功名，並與男人們討論仕途經濟；但他卻非常厭惡那些，他熱衷的是女孩閨房裡的活動，故屢遭受父親（父權）的責備。

第三十三回寫他被父親奚落：「方才兩村來了要見你，叫你那半天你才出來；既出來了，全無一點慷慨揮酒談吐，仍是葳葳蕤蕤。」意指他的言行完全沒有男孩該有的落落大方，卻是畏畏縮縮的怯懦女孩姿態。

第七十回寫他父親出差即將回來，襲人提醒他這三、四年來，字寫得太少，他只得戰戰兢兢要求自己一天寫一百字，來迎合父親的要求。

第七十三回寫丫嬛來跟他說趙姨娘在他父親耳邊不知說了些什麼，只聽見「寶玉」二字，並告訴他：「你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。」他聞言，渾身不自在起來，趕緊起床讀書，預備明天的盤考。

由這幾個例證可知，他喜歡在大觀園內（女性世界）當個女生，出了大觀園，是男性仕途經濟的世界，他無法優遊其中，只感受到性別角色衝突，所帶來的許多焦慮和痛苦，於是他轉而去尋找具有女

性氣質的男性，比如：有女兒之態的秦鐘及飾演小旦的蔣玉函為友，以安頓身心。

三、愛女人的女人

第五回作者為什麼寫薛寶釵、林黛玉共用一首判詞呢？這似乎暗示了賈寶玉「女人愛女人」的潛意識。且看第五十八回寫戲班遣散後，戲子被分配到各房，藕官被分配給林黛玉，蕊官被分配給寶釵，而藕官與蕊官正是一對女同性戀人。這樣的安排並非單純的巧合。

第七十八回賈母談起了寶玉的性情，竟說：「我也解不過來……他這種和丫頭們好卻是難懂……只和丫頭們鬧，必是人大心大，知道男女的事了，所以愛親近他們。既細細查試，究竟不是為此。豈不奇怪。想必原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。」賈母雖看出賈寶玉女孩的靈魂，卻不知男女之愛外，還有女女之愛。

第五回寫警幻仙姑說賈寶玉「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」，其淫並非肉體的淫亂，而是「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，吾輩推之為『意淫』」，批書人脂硯齋說：「不過是『體貼』二字。」且看第四十四回寫王熙與賈璉這對夫妻大吵時，身為小妾的平兒無辜挨了巴掌。賈寶玉代他們向平兒道歉，再為平兒理妝，並在她髮上插上並蒂秋蕙安慰她。另外，香菱的主人薛蟠是耍無賴的紈袴子弟，又不懂憐香惜玉，而薛姨媽則是對待下人嚴格，



Anale

故第六十二回寫她拿夫妻蕙跟戲子們玩鬥草，弄髒了新裙子，賈寶玉幫她換新裙免被薛姨媽責備，再拿走她的夫妻蕙與自己手上的並蒂菱一同埋葬——雖然平兒與香菱在輩分上都算是賈寶玉的嫂子，但寶玉體貼的行為卻偷渡著：如果你們跟我成為同生共死的夫妻就不會那麼悲慘了。

因為賈寶玉的自我認同是女性，所以比男性更能同理這兩位女性的悲慘遭遇，這正是他用「女人心」去體貼女人心的表現。

四、我們是姐妹淘

細讀《紅樓夢》可發現：「姐妹」一詞不斷的出現，無論是賈寶玉自稱，或他人稱賈寶玉和同輩女性，常以「姐妹」，而非「兄妹」和「姐弟」。對此，合山究並未加以論述，茲就文本出現處，舉例如下：

第二十回寫史湘雲來了，林黛玉因受冷落而哭個不停，賈寶玉勸慰說：「咱們是姑舅姐妹，寶姐姐是兩姨姐妹，論親戚她比你疏。」這是賈寶玉第一次正式對外宣言自己是女孩。

第二十八回寫林黛玉吟唱〈葬花辭〉，賈寶玉循聲而來，問林黛玉何以不理他？又說：「姐妹們從小兒長大，親也罷熱也罷，和氣到了兒，才見得比人好。」這是他第二次向人自居是女孩。

第四十三回賈母要大家湊分子來幫王熙鳳過生日，王熙鳳說：「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，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……老祖宗只把他姐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……」王熙鳳把賈寶玉看成是姐姐，林黛玉是妹妹。

第五十七回紫鵲對賈寶玉說：「你都忘了？幾日前你們姐妹兩個正說話，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……」那是第五十二回寫賈寶玉與林黛玉正在說話，趙姨娘剛巧打從瀟湘館經過，進來關心林黛玉，做個順水人情的往事。

又紫鵲騙賈寶玉說林黛玉要回蘇州去，賈寶玉信以為真，鬧得人仰馬翻。薛姨媽跟賈母說：「寶玉本來心實，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，他姐妹兩個一處長了這麼大，比別的姐妹更不同。」

另外，第三回寫賈寶玉知道林黛玉沒有通靈寶玉時，氣得摔玉說：「家裡的姐姐妹妹都沒有……如今來了這麼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，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。」試問：為什麼他不是拿家裡的「哥哥弟弟」來比較呢？足見他認為自己是歸在女人的。

「姐妹」一詞的重複出現，一來表現賈寶玉的女人心，二來，在女性國度的大觀園裡，大家也都認同他的女人心，他如魚得水，陶醉其中。

Angle

結語

綜合以上所述，賈寶玉乃是男身女心，不愛自己的男生身體，又只對女生產生愛情的「跨性別的女同性戀者」；然而，在無法改變身體性別的古代，成為「愛女人的『真』女人」乃是無法實現的大夢，故書中情節的鋪陳會脫離常模，讓賈寶玉活在不為人知的特殊性別情境中。

由此看來，第一回的開卷詩：「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，都云作者痴，誰解其中味？」那「味」指的是成為女人的願望、喜歡跟女人玩耍、性別角色衝突帶來的苦悶與壓力、女女戀意淫的快樂。

日本學者合山究在其書中也認為，賈寶玉因無法認同自己的生理性別而苦悶，但並未提出賈寶玉更傾向於「跨性別的女同性戀者」。另外他認為賈寶玉最大的願望是在大觀園裡跟姐妹們「玩耍」，但事實上除了以家人及朋友的角色來相處玩耍之外，他也熱衷於「女女戀」的情愛活動。

在提倡多元性別平等的現今，各種性別皆無對錯，不宜存在「性別認同障礙」的問題；因此，與其說作者曹雪芹寫出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困境，不如說他更是多元性別平等的先驅，而這也激發了當代讀者在閱讀《紅樓夢》時，以性別向度重新解讀經典，並賦予賈寶玉性別新的定位的可能。

► 圖：(清) 改琦 / 繪，〈《紅樓夢圖詠》(1879)〉。取自 Wiki

參考文獻

合山究 (2017)。紅樓夢新解：一部「性別認同障礙者」的烏托邦小說 (陳翀譯)。聯經。(原著出版於 2010 年)

